

古城的诉说

第 5 期 2004 年 9 月 13 日

评中央电视台对俄国人质死亡人数的有奖竞猜

文/飞鸣

【明慧网】俄罗斯人质危机悲惨落幕，死者中很多都是儿童。国际社会对这一惨案纷纷发表声明，哀悼死伤的学童和大人，谴责车臣恐怖分子的非人暴行。尽管事后有人指出俄罗斯人也曾屠杀车臣的儿童，但是这显然无法将恐怖分子的行径合理化。

我在孩提时代曾被父母寄养在山沟里的姥姥家，有一次一个二三岁的小孩死于一场事故，年轻母亲的哀嚎连续几天在山村里回荡，村人也都难过叹息。这些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村民显然有着起码的人性，尽管在那个贫穷、粗涩的年代，人们对孩子并不像今天这样宝贵。

在读到俄罗斯人质惨案时，我的脑海又回响几十年前那位农妇的哀嚎，孩提时代没有留下多少回忆，但这伤心欲绝的哀嚎却很难忘却。稍有人性者都会为无辜惨死的儿童悲痛，包括这次事件中的俄罗斯儿童和曾经被前苏联共产党屠杀的车臣儿童。人毕竟有恻隐之心，想想这些死难儿童的父母，他们将怎样面对失去孩子的悲痛？

可是我在网上又读到一则消息：中央电视台在播放俄罗斯人质危机的报道时，屏幕上竟然滚动出有奖竞猜的字幕，让人们猜测这次事件中将会有多少人丧生！中央电视台明明知道被劫持者面临着巨大的痛苦和恐惧，而即将失去生命的很多是孩子，可是这个中国第一喉舌竟然会以这个大悲剧作为有奖竞猜的内容进行商业性娱乐。这个喉舌实在没有一点人性可言。

对此我并不感到奇怪。在江氏集团对法轮功的连续五年的迫害里，中央电视台已经做了太多没有人性的事情。在 99 年的黑色的 7 月，它曾经滚动式的播出对法轮功的文革式批斗，为疯狂的迫害揭开序幕。之后，它又把凶残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劳教所打扮成度假村，把腥风血雨的残害描绘成春风化雨的挽救，使得劳教所和监狱的恶警更加肆无忌惮的以各种酷刑强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他们的信仰，以换取恶警的奖金和升迁。更为无耻的是，当某个地方发生精神病人滥杀无辜、甚至杀害亲人的惨案时，这个电视台便会对法轮功进行栽赃陷害，编造各种弱智的杀人理由并栽赃到法轮功头上。其中最为著名的例子便是傅怡彬杀亲案，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节目把这个杀父母、杀妻子的精神病人请来以玩世不恭的神态胡说八道，愚弄电视机前的全国

观众，以一个人伦惨剧来诋毁一个教人向善、禁止杀生的信仰，兴高采烈的为血腥的迫害寻找借口。

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得中央电视台这么没有人性？原因就是电视台是当权者的喉舌，它只须为当权者歌功颂德、欺压百姓，而根本不必对百姓负责，尽管这个电视台的所有人员都被百姓的血汗钱所养活。尽管中央电视台在无关当权者痛痒的方面也会播出一点真话，“焦点访谈”节目也会揭露一些地方上的苍蝇，但是一旦涉及到当权者的利益，中央电视台就成了一个造谣电视台，“焦点访谈”就成了“焦点谎言”。长此以往，这个电视台怎么会还有人性呢？

中央电视台里那些为江氏集团迫害法轮功服务的打手已经被“追查国际”记录在案，他们必将在不久的将来被绳之以法。而失去人性的造谣者即使暂时能得到一点当权者赏赐的好处，但是他们绝对无法逃脱善恶有报的天理。

锦州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罪行 受害者王桂令自述遭酷刑经历：

2002 年 12 月 30 日上午，我被二大队两名干警、一名刑事犯，从教养院新收大队提到二大队后，杨廷伦向我宣布：强行转化是[江泽民]政府行为，他是代表政府的，也就是说转化也得转化，不转化也得转化。于是将我双手背扣上，戴上头盔，用大桌子把我挤到墙角；两名警察每三个小时一换班，并配有多根电棍等刑具，同时反复播放诬陷法轮功的录像。我被 24 小时长时间罚站、不准闭眼和睡觉。

我就这样站到晚上九点多钟后，由李松涛领头，杨廷伦，张春风，张加彬，还有一名姓安的刑事犯，一齐动手，将我双手用手铐背扣上，把我两腿双盘上，用力向后拽拉至极限，然后用绳子捆绑上，摁坐在瓷砖地上。半小时后，他们没有达到目地，就又把把我摁倒，扒去上衣，扒掉袜子，用多根电棍电，听说都是多少万伏高压新电棍，电我前心后心、两脚心。这期间绑我的绳子被两次挣断，当时我被折磨得痛苦程度无法形容……锦州市教养院在光天化日之下，给好人用酷刑，集体违法犯罪。我要控告他们执法犯法。江泽民一伙必将受到法律和天理的惩罚。

【编者述】自从 2002 年 8 月辽宁省统一召开一个电话会议以后，全省各地劳教所遵照江××及 610 的指示同时采取行动，

对炼功群众推行“酷刑转化”政策。锦州劳教所恶警们在一楼阴暗的空房里设立了两个酷刑室，由教养院政委张海平、副院长金福利、陈利刚等人亲自坐阵指挥，所有的法轮功学员



都逐个的拉到楼下，用大桌子挤在墙角。连续几天几夜不让睡觉，长时间罚站，电棍、铺板、绳捆、拳打脚踢。绝大多数法轮功学员都大腿青紫，神志恍惚，许多人身上留下电棍电击烧伤和殴打的伤痕。

1999 年至今锦州劳教所迫害致死案例

肖鹏，男，29 岁，锦州市义县九道岭兽医，法轮功学员。2001 年 3 月，二大队恶警马勇、冯子斌、李松涛、杨廷伦等人在一楼和后院酷刑室，对肖鹏先后数次用刑，肖鹏的胸、腹、脚心等处遭受长时间电击（胸腹皮肤被电焦糊）。几度折磨之后，肖鹏精神失常。2001 年 4 月 11 日，肖鹏被送回家。2002 年 6 月，肖鹏在精神失常状态下，于家中去世。年仅 30 岁。

石忠岩，男，45 岁，锦州市百货大楼职工。二年教养被关押近三年时间不放，曾扣在大铁椅子上七天七夜，遭受刑事犯殴打，遭受恶警电棍电击，2003 年 4 月 26 日被迫害致死（骨灰未归还家属）。

锦州劳教所恶人榜

参与迫害学员的恶警名单：

张海平、金福利、陈利刚、马勇、韩利华、冯子斌、李松涛、杨廷伦、张加彬、闫国升、王建国、韩建军、张春风、才永杰、穆锦生、穆怀生、韩光宪、赵永利、高文昌、周济耀

现二大队队长白金龙

参与迫害的刑事犯名单：

郭伟斌、王磊、沈闯、苏云锦、孟凡勇、沈玉庆、李忠信、穆双久、王秀良、王静、龚福祥、安庆忠、张会东、焦志华、尹杰棉

恶警恶言记录：

杨廷伦：就是把你们拖垮了。

穆锦生：要把人揉熟揉透了。

王建国：谁不服？下一楼！

闫国升：院长（张海平）说了，只要打不死，打伤打残都没关系。

冯子斌：不转化，就让你烂在这里！

恶警们的谈话：

过去我们试过，一般人通常只能坚持三天时间，超过三天以后这个人就有可能精神崩溃失常，所以整三天三宿以后让人歇一天，然后接着再整……

江泽民应该把这个问题讲清楚

【明慧网 2004 年 9 月 10 日】有一天，由于工作的原因，我到医院，碰巧遇到一个熟人，在医院的走廊里遛达。我走近才发现，他的身体上象烟熏过一样，有的地方刚换过皮，他的两只手耷拉着，不能靠近身体。我紧张的问：“怎么搞的？”他说：

“让汽油烧的。”我故意开玩笑的说：“你为什么不用药布包上呢？你看天安门自焚里烧伤的人都用药布包着。”他笑着，没有做声。



烧伤病人要在空气中晾着，护理人员要穿卫生服，戴口罩以防感染。（正常情况）

我在医院的一个病房里工作时，那个烧伤的熟人要吸烟来借火。我详细的问了他被烧伤的情况。他说，他给单位修理机器，用汽油洗零件，洗完之后，他的一个同事使用的明火，碰到正在挥发的汽油，把他的皮肤烧着了。我问：“使用明火怎么能烧到你呢？”他说：“因为我正在使用汽油。”我问他：“你这是伤后几天了？”他说：“已经十天了。”

我问他，“你被汽油烧了多长时间？”他说：“只有二三秒钟的时间。”我不敢相信的问：“仅二三秒钟就烧的这么重？”他又肯定的说：“就二三秒钟！”

他身上烧的挺厉害，有的地方褪掉一层死皮，露出新的肉皮，手上烧的象戴套一样。特别是后背烧的更重，烧伤处涂着药，结了大面积的痂了，有的痂与痂之间还往出流血水。

当时，我就对病房里的人说：“你们看，他烧伤已经十天了，都是这样的，如果用药布把烧伤的地方包上，后果会是什么样的呢？”病房里的人说：“不能那么处理，伤口会化脓的，只能是抹上药，在空气中晾着。”



（中央电视台“天安门自焚案”中的“烧伤病人”全身包裹，记者不穿卫生服，不戴口罩，大胆采访。）

我又问：“天安门自焚案中说学法轮功的人去天安门自焚，为什么烧伤后，都用药布包着呢？”病房里的人都恍然大悟，异口同声的说：“那是假的！”

其实很多人都根据实践经验知道一个常识：「一个人被烧伤后，不可能用药布包裹着烧伤的部位。」

另外一点：那个熟人告诉我说：“当时，我被烧伤后，痛的特别厉害，跪在地上起不来，到医院扎了一针‘杜冷丁’（麻醉药），才缓解了疼痛……”

王进东被烧的那么厉害，还能稳稳坐在那里，发出那么响亮的声音，喊事先背好的“台词”！在表明身份后，才盖上事先准备好的毯子。

在四中全会上，江泽民应该向中央解释清楚这个问题。（文/王磊）

